善見律毗婆沙卷第七　二　始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羅譯
法師曰今當為解律中文句如律本
所說名者不獨一隨人而結人身修
習生名姓戒寺行年紀當以二二而知
我今分別解說人身者隨得一人或
長或短或赤或黑或白或肥或瘦修
習者或修禪定或修僧事或修學問
是名修習生者或生刹利家或婆羅
門家或毗舍家或修陀家故名為生
名者或名佛陀勒詰多或名曇無勒詰
多或名僧伽勒詰多是為名姓者或
姓迦旃延或姓婆私叉或姓拘私夜
是名為姓戒者隨其所持禁戒故名
為戒寺者隨其所住寺舍是名為寺
行者隨業而行故名行年紀者或五
或十或二十或三十故名年紀是名
律中文句若有比丘行是比丘得比
丘者是乞士或得或不得亦名乞士
此皆是善人之行佛辟支佛聲聞悉
行乞食或貧或富捨家學道棄捨牛
犢田業及治生俗務而行乞食資生

有無皆依四海以為家居是名比丘
著割截衣者衣價直千万比丘得已
便割截而著壞衣價直以針綖刺納
毀其細軟遂成麁惡衣先鮮白而以
樹皮壞其本色便是故衣名為比丘
是故律本所說能著割截衣者是名
比丘沙弥者亦名比丘如有擅越来
請比丘沙弥雖未受具足亦入比丘
數是名字比丘長老我亦名比丘此
是假名比丘法師曰云何名假名比
丘如長老阿難夜行見一犯戒比丘
而問咄此為是誰犯戒比丘應言我
是比丘此是假名無堅實也善来比
丘者有白衣来詣佛所欲求出家如
来即觀其根因緣具足應可度者便
喚言善来比丘鬚髮自墮而成比丘
喚者如来於納衣裏出右手手黃金
色以梵音聲喚善来可修梵行令盡
苦源佛語未竟便成比丘得具足戒
三衣及瓦鉢貫著左肩上鉢色如青
欝波羅華袈裟鮮明如赤蓮華針綖
斧子漉水囊皆悉備具此八種物是
出家人之所常用自然而有威儀具

足世尊即為和尚亦是戒師來至佛
所頭頂礼足退坐一面法師曰如來
從初得道乃至涅槃善來比丘其數
有幾答曰如此比丘其數有一千三
百四十一人問曰名字何等其名曰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次名耶輸長者
子共諸知識五十四人拔羣有三十
人闍致羅一千人此二大聲聞二百
五十人畜摇摩羅一人是故律以讚
一千三百四十一人
一千三百　四十一人　有大信心
皆來詣佛　如來慈悲　舉金色手
以梵音喚　應時得度　衣鉢自降
皆悉善來
有大智慧皆悉是善來比丘名非但
此等比丘善來復有諸善來比丘斯
樓婆羅門與三百人俱復有摩訶劫
賓㝹與一千人俱迦維羅衛國復與
一万人俱又有一万六千人與波夜
羅尼婆羅門俱共出家悉是善來比
丘此是修多羅中說於毗尼藏不說
其名以三歸得具足戒者如是三過
說三歸即得具足戒如律所說善來

比丘得具足戒三歸得具足戒受教
得具足戒答問得具足戒受重法得
具足戒遣使得具足戒以八語得具
足戒白羯磨得具足戒法師曰善來
三歸得具足戒已說問曰何謂為受
教授佛告迦葉汝應如是學言我於
上中下坐發慙愧心佛告迦葉汝今應
聽一切善法入骨置於心中我今攝心
側耳聽法佛告迦葉汝應如是學念
身而不棄捨汝迦葉應當學大德迦
葉以教授即得具足戒迦葉具足戒
者皆是佛神力得答問得具足戒者
須波迦佛聽受具足戒尒時世尊於
富婆羅弥寺經行問須波迦沙弥或
問髏脹名或問色名此二法者為是同
一為是各異因十不淨而問須波迦
即隨問而答佛即歎言善哉又問汝
年幾須波迦答我年七歲世尊語須
波迦汝與一切智人並善能答問正
心我當聽汝受具足戒是名答問得
具足戒受重法得具足戒者摩訶波
闍波提比丘尼是受八重法即得具
足戒遣使受具足戒者半迦尸尼遣

徒人語得具足戒者從比丘尼得白 [illegible]
四羯磨比丘僧復白四羯磨是名八語
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具足戒者此
是今世比丘常用八語得具足戒法
師曰我取本為諸佛告諸比丘我聽
汝等三歸竟得受具足戒如是佛聽
諸比丘受具足戒善者無惡今世凡
人修善乃至阿羅漢悉名善人何謂
為善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與五
分合是名善人真者戒為最真是名
為真譬如白氎以青色染之既成色
已便喚為青氎真比丘亦尒因戒故
名為真比丘去煩惱內漏盡羅漢亦
名為真學者凡夫人與七學人學於
三學是名學比丘無學者學地已過
住於上果從此無復餘學諸漏已盡
是名無學集僧比丘者最少集僧五
人多者隨集多少應取欲者取欲現
前僧既和合無有呵者便作和合羯
磨白四羯磨者一白三羯磨應羯磨
者以法而作羯磨不惡者人身無難
白羯磨心善衆不可壞者無有滯故
名不惡善者行法亦善行如來教亦

善見者得上相亦言至問曰何謂為
上相答曰比丘相是名上相以白四
羯磨得至上相是名具足戒白四羯
磨我今於中說白四羯磨餘者後當
廣說同波婁加(漢言小白衆也)白羯磨白二羯磨
白四羯磨如是次第從蹇陀迦到波
利婆羅以羯磨本若至句我當廣說
若於中說者於初波羅夷中而便亂
雜是以至句次說者令人易解此中
僧已集衆竟白四羯磨比丘若是比
丘行不淨得波羅夷罪餘諸比丘悉
是同名比丘若比丘共諸比丘盡形
壽入戒法中 戒者應學學有三學有
上戒上心上慧是名三學問曰何謂為
上戒上者言無等也戒者學亦名無
等學上心者是果心上慧者作業以
知果問曰何謂為學何謂為上學何
謂為心何謂為上心何謂為慧何謂
為上慧答曰五戒十戒是學若佛出
世若不出世於世間中此戒常有佛
出世時佛聲聞教授餘人若未出世
時辟支佛業道沙門婆羅門轉輪聖
王諸大菩薩教授餘人身自智慧教

授沙門婆羅門若其能學此功德者
死得生天或生人間受諸歡樂是名
學波羅提木叉者名無等學於諸光
明日光為王於諸山中須弥為最一
切世間學波羅提木叉為最如來出
世便有此法若無佛出世無有衆生
能堅立此法身口意行諸悪業佛以
無等學而制又言若入此同入道果
是名上學心者六欲有八功德心世
間有心三昧是名上心過一切世間
心唯佛出世乃有此心是名上心此
是道果心若有此心便無行不淨法
慧者有因有果業為因報為果以慧
而知是名慧佛出世不出世便有此
法佛聲聞教授餘人若不出世時業
道沙門婆羅門轉輪聖王諸大菩薩
亦教授餘人如阿拘羅十千歲作大
布施如映羅摩婆羅門如膶陁羅及
諸大智慧人作大布施功德滿具上
生天上受諸快樂轉輪三相者苦空
無我是名上慧上學上心此二法者
智慧最勝是名上慧上慧者唯佛出
世乃有此法道果慧亦名上慧是故

比丘入於三學中行不淨行得波羅
夷罪此三學中波羅提木叉學若入
共中是名盡形壽又言諸比丘非一
種各異國土鄉居不同非一姓非一
名同一住處共一學亦名共生於波
羅提木叉學不犯是名盡形壽戒羸
不出者不捨戒戒羸相不向人說若
戒羸向人說而不捨戒戒亦不出法
師曰何不言捨戒而云戒羸如戒本
所說不過二三宿共宿而得罪言語
便易所以佛說此戒羸亦如是是故
律本所說言語亦善而為說法不捨
戒義已足何須言羸譬如大王無人
侍從復無天冠瓔珞亦不莊嚴人見
不以為好是以先云戒羸後言不出
二句既合是名為善有戒羸而不出
戒不羸而出於學中心厭不持是名
戒羸愁憂者於佛法中厭惡不樂或
言今日我去明日我去或從此路去
彼路去而出氣長嘆心散亂不專是
名愁憂欲捨沙門法者欲捨比丘相
厭惡者以比丘相擾為羞辱見比丘
相如見糞穢樂白衣相法師曰次第律

中易解我今捨佛善哉我當捨佛捨
言令人解如是戒羸而不捨戒法師
曰更有餘戒羸我捨佛捨法捨僧捨學
捨毗尼捨波羅提木叉捨和尚捨阿
闍梨捨同學捨弟子捨闍梨弟子捨
共和尚同學捨共阿闍梨和尚同學
此十四句皆是戒羸之初我今作白
衣作優婆塞作淨人作沙弥作外道
作外道優婆塞我非沙門我非釋種
子此八句悉是戒羸因從此二十句
合有一百一十句名戒羸從此以後
我憶母為初有十七句田者稻田為
初處者從此出甘果菜茹若菜是名
為處技巧者或能作瓦器或能受使
如是為初猶戀家者我有父母今還
供養此為初有九句從此依止我有
母應還養母母視養我如是為初十六
句從此作梵行人一食一眠甚為難
行為初有八句我不能我不忍我不
樂如是為初五十句又一百一十句
又復一百六十句法師曰次第戒羸
已說汝自當知次捨戒句云何比丘
者法師曰此句次第易解我捨佛捨

法捨僧捨毗尼捨波羅提木叉捨同學
捨和尚弟子阿闍梨弟子捨同和尚
弟子捨同阿闍梨弟子捨同學此十
四句與捨語相等而說令人解此是
欲從法下欲從比丘僧下而說令人
解若此人欲說佛我捨臨發口而言
我捨佛非天竺正語隨得一語而說
我佛捨我法捨如是次第乃至同學
如律本所說於聖利滿足我欲入第
一禪定臨發口誤言我入第二禪定
若如是語此人欲捨比丘相是故作
如是言此語若知者即成捨戒如帝
釋如梵魔隨無異亦如此人從如來
法隨還白衣若是說我已捨佛我欲
捨佛我應捨佛此過去現在當來語
若遣使若書若作手印向人說此不
成捨戒若空誑妄語以手現相而得
重罪此中不介若人捨者向人而捨
以心發言已然後說成捨戒若發言向
一人說若此人解者即成捨戒若此
人不解者邊有人解者亦不成捨戒
若向兩人說一人解一人不解成捨
戒若悉解者成捨戒若向百千人說

[illegible]

解者成捨戒若比丘為婬欲所惱欲
向同學說者復自思畏因在屏處作
大聲而言我今捨佛隨有解者忽有
邊人解此比丘欲捨戒捨於如來法
墮落即成捨戒不前不後解此比丘
語如世間語無異若此比丘語已未
即時解久久方思然後解欲捨戒者
不成捨戒如空說如屏惡語供養身
口瞋故虛語如此等語與此間無異
若置心而解便即得若有狐疑久久
方解而不得罪佛告諸比丘如是藏
羸者而成捨戒若言白衣受我我欲
成白衣我今成白衣我已成白衣而
說者不成捨戒若言今日今白衣受
我今知而置心中而說以天竺中國
語或非天竺語若人解此語者便即
捨戒法師曰如是次第優婆塞為初從
此七句八句十四句二十二句我不
用此何為佛於我無益我已說此四
句汝自當知文句雖多義理歸一法
師曰我不能盡解次第律本汝自知
法師曰優波離言佛有一百名法名
亦如是餘語句亦如是我今略說我

今捨佛失戒我捨三藐三佛陁我捨
無量意捨無礙意我捨菩提智捨無
愚癡捨通達一切如是隨号皆成捨
戒又言捨法此名非号即成捨戒捨
善分別捨現身報捨不異捨来見捨
能濟出捨智慧真實知復言我捨無
作法捨離欲捨滅捨甘露法捨長阿
含捨短阿含捨梵網捨初本經捨僧
述多捨鴦掘經捨本生經捨阿毗曇
捨功德法捨非功德亦非功德捨識
處捨善置捨神通地捨攝領捨勇猛
捨菩提捨道捨果捨涅槃我捨八万
四千法聚以如此号悉成捨戒我捨
僧此說非号捨善從僧捨正隨捨以
理隨捨集僧捨四雙僧捨八輩僧捨
應供捨叉手供養捨無上福田号名
僧亦成捨戒我今捨戒此說非号成
捨戒捨比丘戒捨比丘尼戒捨上學
上心捨上慧以号捨即成捨戒捨比
丘毗尼比丘尼毗尼捨初波羅夷第
二第三第四波羅夷捨僧伽婆尸沙
捨偷蘭遮捨波逸提捨波羅提提舍
尼捨突吉羅捨頭婆和多[illegible]如是

戒号亦成捨戒我捨波羅提木叉此
名非号便成捨戒捨比丘波羅提木
叉捨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此是号亦
成捨戒我捨學而成捨戒捨比丘學
比丘尼學第一第二乃至波羅提木
叉學捨三藐三佛陁學無量意學捨
智慧學捨辯學如是次第我今當捨
和尚人度我出家及與具足戒若其
處我得出家若其處我得具足戒此
人我捨如是說捨和尚以号名捨和
尚戒亦得捨我今捨阿闍梨此語非
号戒即得捨若人度我若人教我依
止其處而闍而學此人我當捨如是
以阿闍梨号而說便得捨戒我捨弟
子此語非号戒即得捨若人我度我
與具足戒若我處得出家已得具是
戒已此人我今捨如是捨弟子以名
号故即成捨戒我今捨阿闍梨弟子
即成捨戒若人我出家若教授諮問
我者此人我捨以此名号即成捨戒
我今捨同學戒即得捨戒若人我師度
與具足戒若我師處得具足戒此人我
捨以同學名号即得成捨我今捨同

學阿闍梨戒即得捨若人我阿闍梨
度與具足戒於阿闍梨處諮問我阿
闍梨教授今知此人我捨如是以阿
闍梨同學名号即成捨戒我今捨一
切同學即得捨戒若人與我共一學
心共一學意此人我捨如是以一切
同學名号即成捨戒我今作白衣即
成捨戒我還復如故我作估客我今
耕田養牛畜五欲如是以白衣名号
即成捨戒我今作優婆塞便成捨戒
我今作優婆塞二語作優婆塞三語我
持五戒或持十戒我今作優婆塞如
是以優婆塞名号戒即成捨我今作
淨人戒即成捨我為衆僧駈使我今
分衛分米果木果如是以淨人名号即
成捨戒我作沙弥即成捨戒作年少
沙弥作小沙弥如以沙弥名号即成
捨戒我今作外道即成捨戒作尼乾
隨阿貢婆迦作多波須作波利婆闍
作畔郎具如是以外道名号即成捨
戒我作外道優婆塞即成捨戒作尼
乾優婆塞作阿貢優婆塞迦優婆塞
作多婆須優婆塞作波利波闍優婆

塞作時即是優婆塞如是以外道名
号即成捨戒我非沙門即成捨戒我
作破戒行惡法作臭穢淨行覆法非
沙門而言沙門非梵行而言梵行中
感臭穢如是以非沙門名号即成捨
戒我非釋迦種子即成捨戒我非三
藐三佛陁子非無量意子非無譬意
子非菩提智子非勇猛子非無愚癡
子非通達無导子非勝勝子如是以
釋迦種子名号即成捨戒以此因
故以此表故以此方便故以佛名号
故如是說已悉是捨戒因置佛為初
更有餘語捨戒無有是處法師曰如
是捨戒相我已現耳於不捨戒者莫
令狐疑我今廣說捨戒因人為初或
因人成捨戒或因人不成捨戒法師
曰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云何不成
捨戒初句說顛者或夜叉顛狂瞻顛
狂餘者隨顛倒心若其捨戒不成捨
戒若於顛狂人捨戒意甚樂捨戒而
顛狂人不解戒不成捨戒失心者如
夜叉顛狂無異法師曰夜叉顛狂與
瞻顛狂此無罪後當說如是失心捨

戒而不成捨為苦逼迫者苦刀已卑
愁悶故而言捨戒戒不成捨或向受
苦者說以苦悶故不解此說不成捨
戒向天神者地神為初乃至阿吒貳
吒天神若向此諸神捨戒戒不成捨
向畜生者摩睺羅伽迦樓羅緊那羅
為獼猴及諸畜生向此輩捨戒戒不
成捨顛狂人向顛狂人為不知故戒
不成捨法師曰向諸神捨戒其速知
何以故為其大功德故三因受胎所
以速知若此人轉心我欲捨戒諸天
神已自知佛護人心易動勿令失戒
是故佛斷勿向天神捨戒於人中不
斷若共者若不共若等例者不等例
者若向白衣若向出家向解人捨戒
皆即成捨若此人不解皆不成捨法
師曰我已說此義善語者何謂為善
語所以善人所行是摩竭國語若邊
地安陀羅弥國語而不解摩竭國語
或有餘國語展轉相語皆悉不解而
教之汝作如是言若不知者先教授
令知戲論言語速急誤言我捨佛癡
疙如是諸捨戒戒不捨智慧人速急

或誤語而不成捨戒不欲捨而言捨
如人讀律無異如人聞律如人誦律
無異教授無異如此諸語不成捨戒
欲向說而不說已有戒羸相我今捨
戒不作是言此是欲說而不說向癡
人說者向老耄人說向土像木像人
說或向野中小兒或至不向說如此
語悉不成捨戒法師曰我今斷言以
一切簡方便我今捨佛為初即成捨
戒餘者不成捨戒法師曰今行不淨
法為初我今分別說義如律本所說
行不淨法者問曰云何不淨法答曰
非好法非善人法野人法愚癡人法
如律本說大罪乃至捉水於靜處二
人共惡法從句義捉角歷沙悉成大
罪以水為端是名為不淨行於覆藏
處者靜處無人而行不淨行二人可
爾是名不淨行問曰何謂行不淨行
答曰二人俱欲俱樂亦言二人俱受
欲是名行不淨行如律本所說以男
泰置女泰以女泰置男泰以男根內
女根若入一胡麻不至處濕處若
入如此處得波羅夷罪女根中四面

當中央此五處四邊及中央皆犯罪
男根亦有四邊當頭屈入此六事若
一一入犯波羅夷罪屈者如屈指如
稱頭高低俱犯若男根生疣死不受
樂突吉羅覺樂者得波羅夷以男根
毛手指頭若入者得突吉羅法師曰
此是行不淨法何以故此惡不善語
若諸長老聞說此不淨行慎勿驚恠
是沙門慚愧心應至心於佛何以故如
來為慈悲我等佛如此世間中王離
諸愛欲得清淨處為憐愍我等輩為
結戒故說此惡言若人如是觀看如
來功德便無嫌心若佛不說此事我
等云何知得波羅夷罪偷蘭遮突吉
羅若法師為人講聽者說者以扇遮
面慎勿露齒笑若有笑驅出何以故
三藐三佛陁憐愍衆生金口所說汝等
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驅出乃至
共畜生者此是下極語共畜生亦得
波羅夷罪豈況女人法師曰我次第
而解有足無足畜生無足者虵有足
者二足下至雞上至金翅鳥四足者
下至猫上至大者取虵者蟒虵一切

長者其中三處一一入如胡麻得波
羅夷餘不堪者突吉羅魚者一切黿
黿鼉鼈蛤等亦如前說三處得罪此
中有小異蛤口極大若以男根内蛤
口而不足如肉瘡無異得偷蘭遮若
取雜鳥鳥鵠鳩鳥一切諸鳥於三處
應得波羅夷者得應得突吉羅者得
若取猫者狐狸狗獮亦如前三處得
罪波羅夷者退墮不如此是比丘罪
如律本所說佛語阿難佛為拔闍子
結波羅夷戒已成就如是汝比丘得
波羅夷罪是名波羅夷法師曰若人
犯此戒名為波羅夷是故於波利婆
品偈言

我說波羅夷　汝當一心聽　墮落是不如
違背正法故　不同一住處　是名波羅夷

此是犯波羅夷重罪此人名為墮亦
言從如來法中墮非釋迦種子於比
丘法中不如是名波羅夷不共住者
不共行為初法師曰我當次第說罪
僧有四行於戒壇中作四法事和合
是名一行亦言五行波羅提木叉應
一處說波羅提木叉無慚愧人不得

入於一衆僧事不得同入駈出在外

是名不共住是故律本說不共布薩
及諸羯磨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
共住律本說竟
如是已說次第戒句若處處犯者欲
知分別是故如来結此文句已根入
根不但人女一切女亦如是金銀女
此女非處若處得罪者我今當說三
女者於三女根中人女有三道黃門
有三各有三根有三男子波羅夷十
二處人男女此易可解二根黃門後
自解說人女有三根畜生女亦三根
人女有三根非人女有三根畜生女
有三根二根黃門人非人畜生合九
人黃門非人黃門畜生黃門有二合
六人男子非人男子畜生男子合六
都合三十若二處乃至入如胡麻子
行不淨行得波羅夷非欲心不成是
故律本中說比丘不起心如是初說
比丘者此是行欲比丘糞道者是糞
道若比丘行婬於糞道中入如胡麻
得波羅夷罪非但已作亦教人作若
行時已自受樂罪亦不免此皆用心

[illegible]

非餘事得罪善人出家若人捉令作
不淨行此比丘不樂一心護戒與不
得罪後受樂得波羅夷罪有怨家將
女人至比丘所欲壞比丘或以飲食
誘知識眷屬至比丘所而作是言大
德此是我等事願大德為作夜半將
一女人捉比丘推眠或有捉比丘手
捉頭捉脚者而以女根糳道遍內比
丘根若此比丘三時受樂得波羅夷
罪若精出亦犯不出亦犯莫作是言
此我怨家捉而不得罪心受樂便犯
若具四事何謂為四一者初入二者
停住三者出四者受樂若初入不受
樂停住出時樂得波羅夷初入不樂
停住不樂出時樂亦得波羅夷四時
無樂不犯不受樂者如內毒虵口如
內火聚中是故律本說出入不受樂
不得波羅夷罪是故比丘坐禪觀苦
空無我不計身命女人圍遶如火遶
無異於五欲中如五拔刀賊傷害無
異若如此者即無罪初四事竟
如是四事已現諸怨家將人女至比丘
所不但糳道得重罪小便道口亦得

罪又時惡家將人女或將竟夜不眠
或將醉女顛狂女或將死女又惡家
將女死尸野獸未食法師曰未食何
等未食女根又將女死尸女根多分
在或少在不但女根瘡道及口或多
分在少分在不但人女畜生女亦如
是於三處多分在少分在二根男子
二根黃門或多分在少分在此有四
種如是無異法師曰人女有三道於
三道中三四不眠女有三四醉女有
三四顛女有三四狂女有三四死女
多分在有三四死女少分在有三四
死女餘少分在有三四有二十七非人
女畜生女亦如是合諸女八十一二根
黃門亦如諸女人無異合八十一黃門
男子二三道合五十四非人男畜生
男各有二合五十四女如此都合二
百七十處此義易可解多分在少
分在我當分別廣說於師子國有二
律師此二律師共一阿闍梨一名大
德優波帝寫第二名大德寫寫提婆
此二法師如恐怖處護律藏無異優
波帝寫有弟子極智慧一名大德摩

[illegible]

訶波頭摩二名大德摩訶須摩摩
訶須摩已曾九遍聽律摩訶波頭摩
與摩訶須摩俱共九遍聽受復曾
看九遍是故最勝大德摩訶須摩九
倒聽律已捨阿闍梨渡江別住大德
摩訶波頭摩聞摩訶須摩已渡江
住四作是念此律師極大勇猛其師
猶在而捨師去往住處是名最勇猛
若師猶在應聽律藏及廣義疏年年
應受非一遍也諷誦通利是名律師
未務於律文一日大德優波帝寫大
德摩訶波頭摩為初五百弟子於初
波羅夷中說此文句而坐是時弟子
問師大德多分在得波羅夷罪餘少
分在得偷蘭遮半分在云何得何等
一罪師答言長老如來所以結波羅夷
盡結不餘若波羅夷處結波羅夷罪
此皆是世間罪非結罪若是半分在
處波羅夷罪佛便應結不見波羅夷
戒本見偷蘭遮影若死尸中佛結波
羅夷多分在得波羅夷罪少分在得
偷蘭遮從偷蘭遮不見有罪少分者
於死尸中應知非生若肉如指爪根

皮或前猶在根中得波羅夷若壞爛
肉皮無有猶有形摸用入男根者得
重罪若形摸盡壞爛平如瘡無異
得偷蘭遮從此狗䟦離尸肉若肉中
行婬得突吉羅若於死尸中一切盡
䟦唯餘三道中行婬得重罪若半分
在少分在得偷蘭遮若生身中眼鼻
耳又男根頭皮及傷瘡若有欲心入一
胡麻子得偷蘭遮餘身揬者得突吉
羅此是婬心若死尸猶濕處若於波
羅夷處偷蘭遮偷蘭遮處突吉羅突
吉羅處若有犯者而隨犯得罪若
此尸膖脹爛臭諸蠅圍遶從九孔膿
出若欲往而不堪若於波羅夷處偷
蘭遮偷蘭遮處突吉羅突吉羅處有
行婬者悉得突吉羅畜生為馬犎牛
驢駱駝水牛於鼻中行不淨得偷蘭
遮一切眼耳瘡得突吉羅餘處者突
吉羅若死猶濕於波羅夷處偷蘭遮
突吉羅處有犯者隨其輕重得罪若
死尸膖脹如前說得突吉羅男子根
頭皮中或樂細滑或樂行婬心兩男
根相拄得突吉羅若婬心與女根相

挂得偷蘭遮與大義疏出若比丘欲
心與女根相挂或口中得偷蘭遮為
誰起舍衛國六群比丘尒時六群比
丘來阿夷羅跋帝夜江邊諸攘牛度
江洄遂捉得角而行婬於角間或行
耳頭尾下背上欲意而卑不分別說
佛告諸比丘若欲意相卑者得偷蘭
遮此一切相對量而取不失此義六
何不失此義若欲心以口與口此不
成婬相得突吉羅罪今無婬心樂受細
滑以口與口僧伽婆尸沙以男根卑
女根外分亦僧伽婆尸沙畜生女根
以男根卑外分得偷蘭遮樂受細滑
得突吉羅都合二百六十九四種說
竟如是世尊為讃順從者說二百七
十四種如來為欲遮將來惡比丘故
莫作是言以物裹男根行婬言無罪
故作此事以遮正法勿使當來成就
於二百七十四種取一四隅分別而
現有惡家將女人欲壞比丘淨行
或以藥道小道口以此三事而壞比
丘有隅無隅有隅無隅者以女三道
無隅者比丘根法師曰此事我當分

別善說有隔者於女三道中以物隔
若根或以樹葉或衣或熟皮或蠟或鉛
錫是名為隔法師曰隨得物而用隔
有無隔而入無隔有隔無隔無隔有
隔有隔有婬心作得波羅夷罪若犯
波羅夷得波羅夷罪若犯偷蘭遮得
偷蘭遮罪犯突吉羅得突吉羅罪若
以物塞女根於物上行婬得突吉羅
罪若以物纏男根以物頭內女根中
得突吉羅罪兩物相觸得突吉羅罪
若以竹蘆筒內女根於筒行婬若入
觸突者得波羅夷罪若破筒兩邊觸
突亦得波羅夷罪若以竹節遮男根
頭四邊著突亦得波羅夷罪若於竹筒
不觸者得突吉羅罪如是一切罪相汝
自當知備四種竟如是備四分別說
已不但惡家將女人至比丘所惡家
將比丘至女人所有隔無隔如前說
惡家四事說竟何以故比丘惡家故
而作如是或國王為初惡家我今當
說此諸惡家將女人至比丘所或賊
或多欲男子以欲事為樂或是放
逸人或乾陁賊此賊常取人心以祠

鬼神何以故不以耕田種植供給妻
子唯破村人估客取物以此為業諸
執陁賊求覓村人估客旁自防衛不
能得故比丘在阿練若處無人防衛
易可得故援得而作是念若煞比丘
應得大罪欲破比丘戒而將女人至
比丘所令其破戒法師曰如前說無
異說四種竟前說人女三道行婬初
說如是今當演說斷諸疑惑以道道
者問曰何謂以道道者答曰女人有
三道於二道中以男根內或二道
合成一道水道入從糞道出以糞道
入以水道出從道非道出者從水道
入水道邊有瘡從瘡而出以非道者
以瘡入水道出以非道入從非道出
波羅夷偷蘭遮二瘡道合成一道從
第一瘡入第二瘡道出得偷蘭遮次
說無罪不知不受樂者無二我當演
說眠比丘者若知受樂無言我眠而
言不知不覺言得脫二人俱駈還俗
應問眠者汝受樂不若受樂者犯波
羅夷故作者不須問如是有罪悉現
今次至無罪不覺者此比丘若眠不

善見毘婆沙卷七 第[illegible]張

覺如人入定都無所知是故無罪如
律本所說白世尊我不覺此事佛語
比丘若不覺不知即不犯罪覺不受
者覺已即起不受樂便無罪如律本
所說白世尊我覺已不受樂佛語比
丘若覺已不受樂便無罪顛狂者有
二一者內膽顛狂二者外膽顛狂外膽
如血遍身若病起時體生疥癩合身
振動若以藥治即便得差若內膽起
者而生狂亂不知輕重若以藥治都
無除差如此顛狂不犯失心者夜叉
反心有二種一者或夜叉現形人見
可畏是故失心二者夜叉以手內人
口中反人五藏於是失心如此二者
便無罪也若此二顛狂失本心故見
火而捉如金無異見屎而捉如栴檀
無異如是顛狂犯戒無罪又時失心
又時得本心若得本心作狂病者隨
病至處者不犯初者於行中之初如
須提那作不犯波羅夷餘者犯獼猴
比丘跋闍子波羅夷罪解律本竟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